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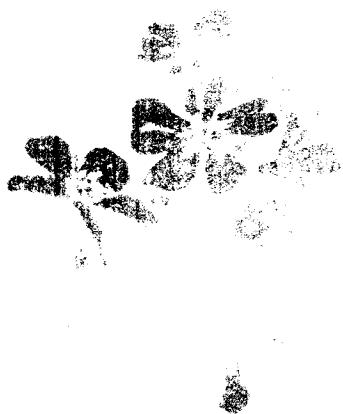


冬 萬

黎汝清

# 冬 蕾

黎 汝 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 内 容 说 明

黎汝清同志是一位以反映革命历史题材而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现在，他又满怀新长征的激情，写下了这部反映科学的研究工作的长篇小说，并在创作上进行了新的探索。这里展现了十年浩劫的漫天冰雪，描写了一对发明家夫妇曲折的爱情、不幸的遭遇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他们象冬雷，用生命和信念迎来了祖国科学的春天。

## 冬 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26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3 $\frac{1}{16}$  插页2

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8,000

书号 10019·3142 定价 0.90 元

## 目 次

小引	方芳的梦	1
一	事业与爱情	6
二	酢浆草	20
三	再见吧，莱特兄弟！	30
四	实验室之行	39
五	母与子	51
六	迟到早退	60
七	方芳的烦恼	66
八	双倍地成功	77
九	一失足成千古恨	84
一〇	第二次打击	93
一一	第一台阶——819	100
一二	并非语文课	108
一三	西塘村之行	116
一四	世外桃源	130
一五	芳林别墅	136
一六	过去的一幕	144
一七	蓝色笔记本	153
一八	惊雷声声	160
一九	蝴蝶	170

二〇	在岳王庙里	178
二一	夜	185
二二	半知音	192
二三	父与女	200
二四	不可接触的贱民	209
二五	罪该万死的孩子	215
二六	忠诚与背叛	223
二七	你不是好妈妈	228
二八	两个垂危的人	234
二九	乱世英雄	240
三〇	移步视钦	249
三一	在沉默与爆发之间	260
三二	特别恩准	269
三三	保密锁钥	276
三四	疑惑	288
三五	觉醒	303
三六	嫦娥奔月的故事	311
三七	拯救变为葬送	318
三八	三个密谋者	327
三九	并非是逃	334
四〇	阿基米德	344
四一	失败的传递者	352
四二	深夜幽灵	363
四三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述	371
四四	让它从〇开始吧!	378

四五	真善美与假恶丑.....	387
四六	芳林别墅的秘密.....	390
四七	烈焰中的金鱼 .....	404
尾声	时代的列车.....	412

## 小引 方芳的梦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凌晨一点二十分，方芳从实验现场赶回家中，已经十分疲倦。她喝了一杯温开水，两脚交替着蹬掉鞋子，向床上一躺，用无力的手，扯过一条被子，往身上一蒙，合衣而睡。

许多在实验中出现的，尚没有答案的疑难，象一群扑向花丛的蜜蜂，在她脑海里嗡嗡纷扰。但是，三个昼夜不曾合眼的她，很快就朦胧地进入一种奇异的梦境——

开头，她的梦是模糊的，各种不连贯的形象和幻想的片断，飘飘忽忽地在她脑幕上闪过，犹如疾风推赶下的浮云。后来，就慢慢清晰起来，她意识到这是一些熟悉的旧梦。这些梦，无情地压迫着她，威胁着她，使她感到难以形容的恐怖和苦痛。

为了挣脱这些梦幻，她恍恍惚惚地到了海边。海风很大，海浪在翻滚、怒号，她觉得全身很冷，一转身，忽然看到一片红光，她困惑地朝红光望去。看得清楚了，这是林海市海滨公园

足球场上燃烧着大火。她十分惊诧地想：“这不就是HD—819的实验现场吗？实验早就结束了，为什么还在燃烧？”她急步跑上前去，在血红的火光周围是滚滚的浓烟。

黑色的烟雾，毒化了黎明前的清新的空气，污染了明净的天空。城市，在暗夜中战栗；海洋，在暗夜中叹息……

方芳站在大火的边沿，猛可里看见她的丈夫石玉良，陷在大火之中，那野蛮、残暴的大火，象一头激怒的张牙舞爪的猛兽，它狂扑、它吞噬、它滚动、它怒嚎，它把石玉良置于它的淫威之下，转瞬间就把他吞没了。

方芳心碎肝裂地向大火扑去，她惨痛地呼喊，她疯狂地挣扎……但是，她象被无形的绳索紧绑着，不能转动；她的声音全被窒息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瞬间，她又感到起火的实验场，变得十分陌生了。

“这是什么地方呢？”她在问自己。耳边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林海市师范学院院长严浩的浑厚低沉的声音：

“方芳，难道你不记得了吗？今天是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那起火的地方，就是意大利罗马城的鲜花广场……”

对的！石玉良的脸形也变得十分陌生了，变成了六十二岁的老年人。

方芳似乎认出来了，她是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位老人的画像的。他，就是乔尔丹诺·布鲁诺。

七年监牢的摧残，不能使他背叛真理，他向教会当局庄严宣布——他绝不放弃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他被宗教的禅杖推进了烈火。

方芳悲愤地注视着那熊熊的毒焰，她看到老人的须发被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什么人？”方芳壮起胆子问了一声。那个黑影没有回答，旋风般地扑到她面前，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直向她胸前刺来……

就在这时，一个人猛然插进凶手和方芳之间，显然，这个人并不是有经验的搏斗者，他撞倒了方芳，用自己的胸脯去抵挡那致命的刀锋。“咔嚓”一声，犀利的刀尖在铜质的校徽上跳了一下，滑向一边，倾斜着插进这个人的胸膛。这枚校徽虽没有防止他受伤，却保护了他的心脏。在这同时，这个鲁莽的人也扭住了凶手的臂膀，立即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这是多么凶狠的决斗啊！

方芳被吓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惊慌失措中清醒过来，裂人心肺地喊叫：“抓坏人啊！”

巷子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站住！站住！”的叫喊声。

另一个戴大口罩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凶手喊道。

“老三！快跑！”

“他奶奶个头的！”凶手怒骂了一声，从对手的勇猛扭打中挣脱出来，跟在同伙后面，消失在树影憧憧的曲巷中。

三个缠臂章的工人纠察队员追了过来，急急地问：“怎么样？谁受伤了？”

“快追坏人！”被刺伤的是一个男孩子，他顽强地站立着，指着狭窄的小巷，“他们向五福巷跑了！”

“石玉良！”方芳认出这个舍身相救的人来了，急忙跑过去扶他，石玉良却象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两腿一弯，昏倒在地上。……

平时，和方芳见了面只是点点头的石玉良，以这样不寻常的方式，突然闯进她的生活中来，这是方芳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医院里，方芳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病床，她以一种感人至深的爱慕和感激之情，尽心尽意地照顾他。半个月的朝夕相处，使他们的友谊根深蒂固地滋长起来。

石玉良出院的时候，紧紧地拉着方芳的手，真心实意地感谢她的照顾。他那热诚深沉的目光，猛烈地触动了方芳，她清晰地觉得在心灵深处萌生了一种爱，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感情，使方芳全身战栗起来。她激动而又羞涩地反驳石玉良，说他把话讲颠倒了，然后，她恳求石玉良把那枚校徽给她。石玉良把校徽放在她手上，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方芳却因为这枚校徽救了石玉良的性命，把它当作勇敢和友谊的象征，终生保存。

方芳和石玉良的友谊，应该说是纯洁深厚而又始终不渝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相爱”这个字眼，加在这种友谊之上，因为石玉良舍身救她，是出于无私而不是由于爱情。已经毕业的方芳，分配在即，“千锤敲锣，一锤定音”，她希望和石玉良的关系明确起来。她绝不是那种浅薄的姑娘，并不想过早地建筑一个安乐窝。她是想带着石玉良的爱情，到边疆去，在“千里共婵娟”的意境中，牛郎织女般地互相怀念着心上人，那该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每周写一封信（多了可不行，那会影响工作的），各自倾诉着自己的成就和心思，交流生活中的感受和情愫，这一生，他们将会有好几本《两地书》记载着纯真的爱情、崇高的事业和他们所走过的生活的道路，那将是多么富有诗意和浪漫色彩啊！……

万芳在想入非非中，眼睛忽然一亮，在海边耸峙的岩石中，看到了她要寻找的人，她急忙沿着生满茅草和杂树棵子的山坡，轻盈而又急迫地向他走去，近了，才高声喊道：

“石老师！”

青年人从岩石堆里站了起来，他穿着灰布裤子和露着肉的老头衫，皮肤晒得很黑，浓密蓬乱的头发，足有一星期没剃的胡茬子，都在说明他不修边幅；他那伸向鬓角的浓眉，在挺直的鼻梁下紧闭的嘴唇，棱角分明的瘦巴巴的脸，使人感到他性格的倔强和严峻。

“哟！小芳！”石玉良仰起脸来，眼睛里放射着热情的光。

“石伯母说你到安潮山来了，可是没想到你藏在这乱石堆里！”

“你的全部课程都考完了吗？成绩怎么样？”

“一般化！”方芳用含情脉脉的目光望着他，一半谦逊一半真情地说，“反正不够理想。”

“这么热的天，你来这里做什么？”石玉良本想说几句关切而又宽慰方芳的话，不知为什么却提了这么个很不得体的问题，在姑娘的甜丝丝的沸腾的热情上，浇了一勺冷水。

“那么，你呢？”方芳勉强地笑笑，用任性的姑娘那种不饶人的声调说，“这安潮山就只许你来吗？”

这个谈话的开头很不顺畅，使两个人都感到别扭。

“我是说，你一个人，……”石玉良完全不理解方芳此时的心境，几乎每句热情的话，都是多余的，都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使方芳感到他不近人情。

“你也不是两个人啊！”方芳顽皮地反唇相讥说。